

欢迎按以下格式引用:孙佩.拒斥与迎合:《古诗归》经典谱系的建构及其诗学意义[J].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46(5):78-83.

# 拒斥与迎合:《古诗归》经典谱系的建构及其诗学意义

孙佩

(洛阳师范学院 文学院,河南 洛阳 471934)

**摘要:**《古诗归》是明代一部颇具影响力的古诗选本,它所呈现出的经典观具有特殊价值。《古诗归》试图打破《诗品》《文选》《古诗删》等传统诗学所建构的经典框架,推崇先秦逸诗、汉古诗、元嘉诗,大大降低了魏晋名家的比重,更新了对先唐诗歌发展史的认识。它又有意迎合明代中后期诗学思潮的新变,提出了颇具折中意味的“灵与厚”思想,将陶渊明的诗歌视为文人创作之典范,并致力于重新构建古诗经典体系,对后世诗学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关键词:**古诗归;经典谱系;“灵与厚”;竟陵派

**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395(2023)05-0078-06

钟惺、谭元春编选的《古诗归》自问世以来便受到了学界的普遍关注。邹漪曰:“《诗归》初盛播,士以不谈竟陵为俗。”<sup>[1](P17a)</sup>朱彝尊称:“《诗归》出,而一时纸贵。”<sup>[2](P502~503)</sup>批评者亦有之,如顾炎武曰:“《诗归》一书,尤为妄诞。”<sup>[3](P1077)</sup>钱谦益评其“寡陋无稽,错缪叠出”<sup>[4](P570~571)</sup>。当代《古诗归》的研究成果也比较丰富,如刘建国《简论〈诗归〉选诗与评价诗人的标准》<sup>[5]</sup>,岳进《论〈古诗归〉的“隐语”式评选》<sup>[6]</sup>,徐国荣、梅嫣《〈诗归〉对阮籍〈咏怀诗〉的批评及其论争之意蕴》<sup>[7]</sup>等。综观学界的研究,讨论重点多集中在《古诗归》的选评得失和诗学风格方面,至于该选本如何构建古诗经典体系,反映出怎样的诗学价值取向,仍有待分析。本文拟从文学经典建构的角度出发,考察《古诗归》与传统诗学之关系,揭示其独特的选诗倾向,进而探讨它在明代中后期诗学思想新变中所发挥的作用。

## 一、《古诗归》对传统诗学的屈抑

对传统诗学经典的屈抑,是钟、谭树立诗歌理念

的第一步。钟惺认为:“昭明选古诗,人遂以其所选者为古诗,因而名古诗曰‘选体’”,“呜呼:非惟古诗亡,几并古诗之名而亡之矣”。<sup>[8](P235~236)</sup>谭元春进一步扩大批判范围:“特世所传《文选》《诗删》之类,钟嵘、严沧浪之语,瑟瑟然务自雕饰,而不暇求于灵迥朴润。”<sup>[9](P593~594)</sup>他们试图通过质疑《文选》《诗品》《沧浪诗话》《古诗删》的典范地位,解构传统诗学所建立的古诗经典框架,为《古诗归》“剥新领秘,别开堂奥”<sup>[1](P15b)</sup>做准备。

首先,钟、谭反对萧统《文选》尚典正、重诗教的选诗观念。萧统选诗强调“丽而不浮,典而不野”<sup>[10](P331)</sup>,钟、谭则“尚偏奇,黜雅正,与昭明选诗,一一相反”<sup>[11](P370)</sup>。这一点在以下两个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

以人而论,萧统将陆机推举为诗学典范,选诗52首,列于首位,钟、谭则全面否定了陆诗的经典地位,仅选其《陇西行》《赴洛道中作》两首,且总体评价极低:“手重不能运,语滞不能清。腹之所有,不暇再择;韵之所遇,不能少变”<sup>[12](P150~151)</sup>(谭评)，“二陆无

辞,千古大家,同为语塞”<sup>[12](P151)</sup>(钟评)。相似的评论也出现在其对谢灵运诗的评价上,而谢诗入选数量又恰居《文选》第二。如钟惺认为谢诗“时有字句滞累”<sup>[12](P212)</sup>,又评其《石门新营》“诗以板偶,冗弱不称”<sup>[12](P217)</sup>。谭元春总评之曰:“微恨其板。必删去《过始宁墅》《登石门高顶》《入华子冈》《入彭蠡谷口》。”<sup>[12](P212)</sup>《古诗归》选谢诗 25 首,《文选》选 40 首,13 首重复,而被谭元春特意删除的 4 首,皆入《文选》。这也印证了毛先舒《诗辩坻》所言:“(《古诗归》)此故欲与《文选》《诗删》诸书相反耳。”<sup>[13](P85)</sup>结合钟、谭选诗重“灵迥朴润”的特点,以及谭元春“(萧统)爱选板诗、庸诗”<sup>[12](P256)</sup>的说法,不难看出,《古诗归》对陆、谢诗的选评均有针对《文选》之意,其中它提到的手重、语滞、板偶等词,既是对二人诗风的批评,也是对《文选》尚典正选诗标准的不满。

以题材而论,萧统主张诗文要有益于德业、风教,所以《文选》选录补亡、劝励、述德、公宴、赠答等诗作近 150 首,并将它们排在诗歌类的前列;钟惺则认为“夫诗,道性情者也……其兴其废,不出于性情而出于声誉,于诗何与哉”<sup>[8](P275~276)</sup>,”诗,清物也。其体好逸,劳则否;其地喜净,秽则否;其境取幽,杂则否;其味宜澹,浓则否;其游止贵旷,拘则否”<sup>[8](P249)</sup>”,所以他反对颂唱恩荣而缺乏真情实意的应制诗。如他批评王粲等建安诗人道:“公宴诸作,尤有乞气。故一切黜之,即黜唐应制诗意也。”<sup>[12](P137)</sup>相对来说,钟、谭更青睐“幽情单绪”之作,所以他们选录了大量古引谣谚、山水闲适诗、佛禅修道诗、艳情诗,总数约占《古诗归》的一半,而这些题材《文选》很少涉猎。可见,《古诗归》选诗对《文选》的整个选诗系统做了巨大改动。

其次,《古诗归》试图打破钟嵘《诗品》、严羽《沧

浪诗话》所建构和维护的古诗经典谱系。3 部诗论在风格品评和诗学观念方面,并非扞格不入,而是有相通之处,如都提倡自然、兴味、清奇等思想。《古诗归》与它们的不同主要在于对典范诗人的定位。

就《诗品》来说,上品 12 家是钟嵘经典谱系的核心,包括汉 3 家——“古诗”、李陵、班婕妤,魏 3 家——曹植、刘桢、王粲,西晋 5 家——阮籍、左思、张协、陆机、潘岳,宋 1 家——谢灵运。钟嵘又赞曰:“陈思为建安之杰,公干、仲宣为辅;陆机为太康之英,安仁、景阳为辅;谢客为元嘉之雄,颜延年为辅。斯皆五言之冠冕,文词之命世也。”<sup>[14](P34)</sup>不难看出,汉魏晋宋特别是建安和太康名家成为钟嵘经典谱系构成的关键。钟、谭则打乱了这一序列。他们黜落了刘桢、张协诗,其他 10 家诗的选取总量是 76 首,约占全选比重的 9.1%,曹魏、西晋诗的权重更小,仅占 2.7%强,而王、阮、陆、潘、左诗加起来才 13 首。与之相反,《古诗归》提升了《诗品》中下品部分诗家的诗史地位,如陶渊明、谢朓、鲍照、曹操等。虽然钟嵘致力于品评五言诗,钟、谭偏爱乐府,但从他们在对待魏晋诗人的态度上所表现出的巨大差异中,也能看出《古诗归》有明显针对《诗品》之意。

严羽对唐前古诗的品评,延续了钟嵘的诗学观念,同样认可汉魏晋诗的经典地位:“夫学诗者以识为主:入门须正,立志须高;以汉魏晋盛唐为师。”<sup>[15](P1)</sup>他还指出:“论诗如论禅:汉魏晋与盛唐之诗,则第一义也。”<sup>[15](P11)</sup>可见,严羽的唐前古诗经典观和钟嵘一脉相承,而这些也成为钟、谭批驳的主要内容。

再次,《古诗归》有意排斥李攀龙《古诗删》的选诗体系。两部选本重复的诗歌共 190 首,重复率并不高,详见表 1。

表 1 《古诗删》《古诗归》先唐古诗选录情况对照表

	古逸	汉	魏	晋	宋	齐	梁	陈—隋	总计
《古诗删》	17	87	66	177	63	51	92	39	592
《古诗归》	124	199	43	178	108	35	92	56	835
重复数量	14	59	12	47	21	6	25	6	190

从整体数量来看,两部选本差别最大的是古逸和汉诗,相差 219 首。众所周知,《古诗删》被视为体现复古派诗学的选本,为何它关于这两类诗的选取数量远少于《古诗归》? 其实,李攀龙的选诗实践和

理论主张存在偏差,《古诗删》并不十分推崇先秦汉魏古诗,而比较青睐谢朓等六朝诗人自然流丽的诗风。钟、谭选诗“期在必厚”<sup>[9](P593)</sup>,亦强调复古,但与复古派从格调形式上取法古人不同,他们更追求

古人真诗之精神：“不揆鄙拙，拈出古人精神，曰《诗归》。”<sup>[8](P470)</sup>《古诗归》收录大量技法朴拙的古逸和格调简古的汉古辞等，便能说明这一点。

从选诗细部看，两部选本还存在隐性互斥现象，

例如陶渊明、谢灵运、谢朓诗在两选中均排前五，总数分别是《古诗删》74 首、《古诗归》99 首，但其中只有 20 首重合，重合率不足 1/3，尤其是对陶渊明诗歌的选录，二者趋异性更为明显，详见表 2。

表 2 《古诗删》《古诗归》陶诗选录情况对照表

诗选	《归园田居》	《读山海经》	《时运》	《荣木》	《劝农》	《归鸟》
《古诗删》	5	13	0	0	0	0
《古诗归》	2	2	4	4	6	4

由上表可知，李攀龙全篇收录了陶渊明的经典之作《归园田居》《读山海经》，而忽略了经典性较弱的《时运》等四首组诗。钟、谭则反其道而行，较少录取前者，而全部采纳后者。在具体选诗方面，钟、谭在刻意避免与《古诗删》重复。更耐人寻味的是，《古诗归》还收录了部分被李攀龙删除的经典之作，如乐府诗《孔雀东南飞》《木兰辞》、曹植《赠白马王彪》、潘岳《悼亡诗》、鲍照《拟行路难》等。可见，钟、谭并非不愿选经典之作，他们所删除的经典作品如王粲《七哀》、刘桢《赠从弟》、张协《杂诗》、郭璞《游仙》等，也不是完全不符合其选诗标准，只是钟、谭的主要目的在于发千古之覆而自成一派，所以其对待经典诗歌的态度比较复杂，往往是删他人之所选，择他人所不取。这也反映出二人在选诗方面缺乏足够客观中正之原则。

总的来说，《文选》《诗品》等是古人选评古诗，掌握着先唐诗歌批评的核心话语权，而《古诗删》作为复古诗学的代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明代中后期诗坛对先唐古诗的接受现状。钟、谭将这些诗论视为批判对象的做法颇为用心。他们有意打破传统论诗之法，突破前代诗学所创建的经典体系，自创一套选评标准，表现出鲜明的异质性，为树立《古诗归》独特之经典观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古诗归》独特的选诗倾向

从钟、谭对待《文选》《古诗删》等的态度可知，他们并不认同传统的选诗之法和选诗体系。受时代风气和个人经历的影响，钟、谭对古诗的取舍有着特殊的审美追求。其选诗倾向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从对古诗名家序列的定位来看，《古诗归》对以曹植、陆机为首的建安、太康诗家有所贬低，而对陶渊明、谢灵运等元嘉前后的诗人更加推重。这

一定位与传统建构的古诗名家谱系有很大不同。如刘勰《文心雕龙·明诗》提及的主要诗人有：汉代《古诗十九首》作者、张衡；建安诗人曹丕、王粲、徐干、应玚、曹植、刘桢；正始诗人阮籍、嵇康、应璩；太康诗人张华、张协、陆机、潘岳、左思等。<sup>[16](P66~67)</sup>《诗品》上品 12 位诗家，代表了钟嵘对名家序列的看法，除谢灵运外，其他 11 家都曾出现在《明诗》篇中。受钟嵘影响，殷璠也指出：“自汉魏至于晋宋，高唱者十有余人。”<sup>[17](P157)</sup>在选本方面，就入选总量居前十名的先唐诗人来看，《古诗归》与前人也有很大差别。各家《文选》的排序为：陆机(52 首)、谢灵运(40 首)、江淹(32 首)、曹植(26 首)、颜延之(21 首)、鲍照(18 首)、阮籍(17 首)、谢朓(17 首)、王粲(13 首)、沈约(13 首)。所选名单中，《诗品》上、中品诗人各有 5 位。《古诗删》各家的排序为：谢朓(34 首)、陶渊明(24 首)、曹植(19 首)、鲍照(19 首)、陆机(17 首)、谢灵运(16 首)、王融(14 首)、曹丕(12 首)、何逊(12 首)、江淹(10 首)。它虽与钟嵘略有不同，但除王融、何逊外，其余皆是《诗品》上、中品诗人。《古诗归》则打破了传统的名家谱系，它的排序是：焦贛(53 首)、陶渊明(52 首)、谢灵运(25 首)、谢朓(22 首)、鲍照(18 首)、唐山夫人(16 首)、颜延之(14 首)、萧纲(13 首)、曹植(10 首)、傅玄(10 首)。其中入《诗品》上品的有 2 人，入中品的有 3 人，前代所重视的建安、太康诗人中仅曹植入选。另外，因《古诗归》重视古辞，所以焦贛、唐山夫人排名靠前。再看它选取数量较多的诗家，如陶渊明、谢灵运、鲍照、颜延之等都是元嘉前后的重要诗人，足见钟、谭的大力推举之意。

其次，从对古诗发展史的定位来看，《古诗归》还具有如下特点。

其一，推崇先秦逸诗。明代以前的诗论较少关注这类诗歌，如《文心雕龙》仅有“繇辞炳曜”<sup>[16](P2)</sup>等只言片语；《诗品》的核心在五言诗，较少提及汉以前



的诗;《文选》只录一首《荆轲歌》。明代才逐渐重视先秦逸诗。如《古诗纪》收录逸诗 351 首,比重占全选的 5%,但该书是一部全集性质的选本,没有充分展现逸诗的独特价值。《古诗删》选 17 首,相对还比较保守。而《古诗归》选逸诗 124 首,列为第三,大大增加了逸诗的权重,充分肯定了逸诗的诗史地位。

其二,汉魏相分,尊汉黜魏。汉魏并称的现象古已有之,如《诗品》上品诗人中,汉魏各占 3 名。元好问称:“汉谣魏什久纷纭,正体无人与细论。谁是诗中疏凿手?暂教泾渭各清浑。”<sup>[18](P337)</sup>以选本而论,《文选》录汉诗 37 首,魏诗 84 首,相对重视后者;《古诗删》录汉诗 87 首,魏诗 66 首,重汉但不废魏。《古诗归》则选汉诗 199 首,魏诗 43 首,尊汉贬魏的态度十分鲜明。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两个。第一,从体裁看,钟、谭重乐府轻五言。在其所选汉诗中,汉乐府占绝对比重,其对魏诗的选取也偏重乐府,如选曹植诗 10 首中有 6 首乐府,曹丕诗 7 首中有 6 首乐府。钟惺认为曹氏父子“乐府妙手,五言古则减价”<sup>[12](P129)</sup>。第二,从风格看,谭元春指出魏古诗“多有格格不合处”<sup>[12](P130)</sup>,已显出雕镂之迹,寄意亦薄,缺乏汉诗气象混融、难以句摘的天成之妙。

其三,重陶轻陆,重新定位两晋诗家。作为两晋诗坛的代表,陆机和陶渊明在诗学批评史上的地位发生了重大改变。刘勰认为陆机是太康文坛的核心成员,对陶渊明未置一词;钟嵘将陆机置于上品,陶渊明列为中品;萧统选陆诗最多,对陶诗也有所肯定;李攀龙选陆诗 17 首,陶诗 24 首,已有重陶倾向。钟、谭则视陶诗为文人创作之首,而极力贬低陆诗,表现出明显的重陶轻陆特点。另外,结合具体选诗来看,钟、谭还对两晋诗家作了新的定位。就西晋诗家而言,他们打破了前人“张潘左陆,比肩诗衢”<sup>[16](P67)</sup>的观念,认为左思“远出潘、陆上”<sup>[12](P153)</sup>。就东晋诗坛而言,钟、谭摒弃了孙绰、许询等人以说理为主的玄言诗,否定了玄言诗在东晋诗坛的主导地位,十分喜爱《游西池》《兰亭集诗》等山水之作,更将以田园、隐逸为主要内容的陶诗推举为典范。

再次,从对典范作品的推举来看,钟、谭虽然选取了《古诗十九首》、苏李诗、陶渊明田园诗等一些经典诗歌,但总体上仍偏好“孤奇”,黜落了许多传统名篇和经典题材,如公宴诗、应制诗、拟古诗等,而多选取形式生鲜、立意新奇、题材冷僻之作。

一方面,《古诗归》有意选录名家的非名篇,如它舍弃了张衡《四愁诗》,而选其《同声歌》。《四愁诗》因见于《文选》而广为人知,该诗借男女之情寄托政

治理想,是千古名篇,陆时雍评其“矫矫有西京之致”<sup>[19](P23)</sup>。钟惺却更青睐《同声歌》,认为此诗兴寄高远,有《国风》遗思,并感慨道:“昭明不取,取其《四愁》,何也?”<sup>[12](P64)</sup>又如刘琨,现存诗只 4 首,其中《答卢谌诗》《重赠卢谌诗》《扶风歌》是传世佳作,《文选》全部收录,刘勰评之“雅壮而多风”<sup>[16](P701)</sup>,钟嵘赞其有“清拔之气”<sup>[14](P310)</sup>。其另一首《胡姬年十五》名气不大,主要写少女情态,风格轻俏,与其他 3 首的格调迥异,而《古诗归》恰恰只选了这一首,舍弃了刘琨的慷慨悲壮之作。由此可见,钟、谭有意发掘诗人非名篇的独特性,并以非名篇代替名篇入选。

另一方面,《古诗归》致力于提升无名作家和作品的地位。它选录了 100 多首铭体、古谣、易林等题材的诗。这类诗主要分布在先秦逸诗和汉乐府中,因多为无名氏所作,且形式特殊,内容古奥,不被传统诗论家重视。钟、谭却认为这些诗歌具有“气厚笔简”的特质,符合竟陵派“期在必厚”的诗学宗旨。此外,《古诗归》还比较推崇六朝无名氏所作情诗尤其是艳情诗。艳情诗因表达过于直露,有悖于诗教传统,并不被主流批评家认可,如钟嵘评汤惠休曰:“惠休淫靡,情过其才。”<sup>[14](P560)</sup>《文选》对艳情诗一首未录。李谔、陈子昂等也给予齐梁艳情诗严厉的批判。而钟、谭却对这类诗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不仅收录了大量诗作,还盛赞其格调之高:“体贴料理,参微入妙。其发为声诗,去宋元填词途径,甚近甚易。读者当知其深妙处,有高于唐人一格者。”<sup>[12](P206)</sup>虽然部分无名作家、作品在《古诗归》中得以正名,但类似过高的评价又不得不引起我们的重视与反思。

综合来看,钟、谭不仅向传统诗史观发起挑战,更新了对唐前诗歌发展史的认识,突出先秦逸诗、汉诗以及元嘉诗人的成就,明显降低了曹植、陆机等建安和太康诗人的地位,还以底层文人的身份,致力于为无名作家、作品发声,这些都具有特殊的诗学意义;但他们又有寻偏求奇的主观趣味,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诗歌自身的发展规律,反而有矫枉过正之嫌。

### 三、《古诗归》与明代中后期诗学思想的新变

《古诗归》不仅是钟、谭个人审美趣味的体现,也是当时诗学思想新变的产物。明代中后期,复古派强调从格调方面习古,使诗歌内容有板滞偏狭的倾向;而公安派倡导以性灵为尊,又使诗歌渐趋俚俗肤佻,两者各执一端,造成不可调和的矛盾。竟陵派为矫两者之弊,提出“灵与厚”的诗学主张:“诗至于厚

而无余事矣。然从古未有无灵心而能为诗者,厚出于灵,而灵者不即能厚。”<sup>[8](P474)</sup>作为竟陵派的理论代表,《古诗归》选诗严格遵守这一标准,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当时诗学新变的需要,也基本顺应了时代发展的趋势。

《古诗归》极力推举古逸诗和汉诗,将之视为“厚”的审美典范。如钟惺评逸诗《书锋》:“极切极厚,铭体可法。”<sup>[12](P10)</sup>评苏武诗:“只是极真、极厚。”<sup>[12](P56)</sup>谭元春评《弹歌》:“常有此一两句,足以厚人之气。”<sup>[12](P31)</sup>评汉武帝《瓠子歌》:“其格调雄奇博厚,自是汉人文章风气之根。”<sup>[12](P45)</sup>推举古逸诗已是明代诗学的普遍现象,如杨慎称其“盖不啻惊心动魄,一字千金而已”<sup>[20](P3)</sup>,后七子代表王世贞甚至认为,古逸诗箴铭讴谣的部分诗句“其语可入《三百篇》”<sup>[21](P66)</sup>。另外,明代也相继出现了很多收录古逸诗的集子,如杨慎《古今谚》、张之象《古诗类苑》等。《古诗归》也格外推崇古逸诗,并将其置于整个诗歌发展史的链条中加以肯定,充分彰显了古逸诗独特的诗学地位。受其影响,后代选本如《古诗镜》(106首)、《采菽堂古诗选》(253首)、《古诗源》(129首)、《古诗赏析》(104首)也给与古逸诗极大的关注。

另外,为突出汉诗的诗史地位,汉魏诗歌由并称走向分野。这一现象并不始于《古诗归》,王世贞较早对汉魏并称现象提出质疑:“子桓之《杂诗》二首,子建之《杂诗》六首,可入《十九首》,不能辨也。若仲宣、公干,便觉自远。”<sup>[21](P143)</sup>胡应麟也说:“汉人诗,质中有文,文中有质,浑然天成,绝无痕迹,所以冠绝古今。魏人贍而不俳,华而不弱,然文与质离矣。”<sup>[22](P22)</sup>这些都对汉魏并称的观念做了较大修正,但并未形成系统的论述。受前人启发,钟惺以选本为媒介,明确阐发尊汉黜魏思想:“汉人不学雅颂,自为幻奥之音,千古特识。魏以下,步步套仿汉人,便失之矣。”<sup>[12](P91)</sup>他认为汉魏诗有本质区别,汉诗幻奥平远,最具“厚”的特点,非魏诗所及。清代诗论家虽修正了《古诗归》某些极端的做法,但基本上仍保持汉魏相分的判断,如陈祚明评曹操诗曰:“子桓兄弟取法于汉,体遂渐沦矣。”<sup>[23](P129)</sup>沈德潜《古诗源》选汉诗142首,魏诗96首,并认为“于汉京得其详。于魏晋猎其华”<sup>[24](P1)</sup>。至此可知,汉魏相分已逐渐成为人们的一种共识。

《古诗归》还特别青睐那些没有太多政治内涵,缺乏比兴寄托之意,但情感真挚、形式灵活、风格自然的作品,如山水诗、乐府民歌等,并将之视为“灵”

的审美典范。这一判断迎合了时代发展的潮流。明代中期,社会上出现了民歌热现象,后来几乎已到“不问南北,不问男女,不问老幼良贱,人人习之,亦人人喜听之”<sup>[25](P545)</sup>的程度。《四季五更驻云飞》《挂枝儿》等集子的相继问世,加速了民歌的传播,也为文坛重自然思潮的形成提供了助力。李贽“童心说”等的盛行,推动了晚明社会思潮的解放,人们对个性、真情的追求,冲破了传统伦理观念的束缚,一批大胆反映男女情爱的文学作品进入大众视野,并受到人们的广泛喜爱,艳情诗便是其中之一。受风习影响,诗坛上公安派提出“独抒性灵,不拘格套”<sup>[26](P187)</sup>的诗学主张,在当时几可与复古派分庭抗礼。随后,以钟、谭为首的竟陵派也推崇自然率真的诗学风格,进一步促进了重自然、重性情风气的发展。其实,即使是以拟古著称的复古派也不再强调单一的审美评价标准,对一些风格活泼灵动的山水诗、南朝民歌,他们也表现出较大兴趣,如《古诗删》选录的相关作品就有近150首。可见,《古诗归》主自然、主性情的诗学思想,并非创调,而是明代中后期文艺思潮的一个缩影。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清代诗学的发展。如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的主情思想:“诗之大旨,惟情与辞”<sup>[23](P1)</sup>,“所谓择辞而归雅者,大较以言情为本”<sup>[23](P3)</sup>。沈德潜也指出:“明代前后七子号称复古,其后形模者众,渐失自然之趣”,“由是徐、袁、钟、谭,纷然矫枉,诗道乃不复振甚矣。诗贵以自然为宗,以奇变为用也。”<sup>[27](P1528)</sup>

不仅如此,《古诗归》对陶渊明诗的推举,也与主流思想一致。众所周知,陶诗经典地位的确立大体始于北宋,苏轼认为陶诗:“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sup>[28](P35)</sup>明代,陶渊明及其诗歌的经典地位得到进一步加强。如李东阳曰:“陶诗质厚近古,愈读而愈见其妙。”<sup>[29](P135)</sup>王世贞称:“渊明托旨冲澹,其造语有极工者,乃大人思来,琢之使无痕迹耳。”<sup>[21](P166)</sup>《古诗归》则较早从选本的角度,将陶诗定为文人创作的典范,也将其独特的艺术风格视为调和复古派与性灵派矛盾的最佳选择:

古人论诗文曰朴茂,曰清深,曰雄浑,曰积厚流光,不朴不茂,不深不清,不浑不雄,不厚不光。了此可读陶诗。陶诗闲远,自其本色。一段渊永淹润之气,其妙全在不枯。<sup>[12](P168)</sup>

钟、谭的这一做法既为其“灵与厚”的诗学宗旨找到了最佳范本,也迎合了明代重陶的诗学倾向。虽然《古诗归》在清代遭受诸多非议,但陶渊明及其诗歌的经典化已是不争的事实。清代很多古选本都

将陶诗排在首位,如《采菽堂古诗选》(160 首)、《古诗笺》(71 首)、《古诗源》(63 首)、《古诗赏析》(75 首)等。虽然这期间仍有个别诗论家质疑陶诗的地位,但直至今日,陶诗一直被人们视为经典,而明代对陶诗的推崇,则为其经典地位的稳固,起到了十分关键之作用。

综上所述,《古诗归》一方面致力于发千古之异响,质疑经典诗学的地位,打破传统经典序列,另一方面又试图迎合时代新声,有意识地用“灵与厚”的折中思想去调和诗坛矛盾,所以,在具体选诗、评诗甚至重要的诗学见解上,该选本刻意求新求怪,缺乏足够成熟完整的诗学体系,故而“大为通人所讥”<sup>[30](P7399)]</sup>;不过,它又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中国诗学的批评话语,为后世重新认识唐前古诗提供了一个重要契机,甚至在诗学宗旨的重新确立方面也有一定的启发意义。我们在反思其门户之见和识解多僻的同时,也应感叹《古诗归》在选诗与评点方面的创见发明。

参考文献:

[1]邹漪.启祯野乘[M].明崇祯间刻,清康熙间重修本.  
[2]朱彝尊.静志居诗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  
[3]黄汝成.日知录集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4]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5]刘建国.简论《诗归》选诗与评价诗人的标准[J].中国文学研究,1987(4).  
[6]岳进.论《古诗归》的“隐语”式评选[J].江西社会科学,2009(7).  
[7]徐国荣,梅嫣.《诗归》对阮籍《咏怀诗》的批评及其论争之意蕴

[J].暨南学报,2021(4).  
[8]钟惺.隐秀轩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9]谭元春.谭元春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10]郁沅,张明高.魏晋南北朝文论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11]许学夷.诗源辩体[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  
[12]钟惺,谭元春.古诗归[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  
[13]郭绍虞.清诗话续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14]曹旭.诗品集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15]郭绍虞.沧浪诗话校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  
[16]范文澜.文心雕龙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17]傅璇琮,陈尚君,徐俊.唐人选唐诗新编(增订本)[M].北京:中华书局,2014.  
[18]元好问.元好问全集[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  
[19]陆时雍.诗镜[M].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10.  
[20]杨慎.风雅逸篇·古今风谣·古今谚[M].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  
[21]罗仲鼎.艺苑卮言校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  
[22]胡应麟.诗薮(内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23]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  
[24]沈德潜.古诗源[M].北京:中华书局,2006.  
[25]沈德符.万历野获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26]钱伯城.袁宏道集笺校[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27]沈德潜.沈德潜诗文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  
[28]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史教研室.陶渊明资料汇编(上)[M].北京:中华书局,1962.  
[29]李庆立.怀麓堂诗话校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30]张廷玉,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责任编辑 韩玺吾 E-mail:shekeban@163.com

Rejection and Catering: On the Construction of Classical System of *Gu Shi Gui* and Its Poetic Significance

Sun Pei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Luoyang Normal University, Luoyang 471934, Henan)

**Abstract:** *Gu Shi Gui* is an influential anthology of ancient poetry in the Ming Dynasty, and the classical view it presents is of special value. It tried to break the classical framework constructed in traditional poetics, such as *Shi Pin* and *Wen Xuan* and *Gu Shi Shan*, and advocated the ethereal poems in pre-Qin Dynasty, poems in Han Dynasty and Yuan Jia poems. It greatly reduced the proportion of poets in the Wei and Jin Dynasties, and updated people's understanding of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of poems in pre-Tang Dynasty. What's more, to cater to the new changes of poetics in the middle and late Ming Dynasty, a compromised thought of "inspiration and profundity" in *Gu Shi Gui* was put forward, which endeavored to reconstruct the classical system of poems and had a vital influence on the later poetics.

**Keywords:** *Gu Shi Gui*; classical system; "inspiration and profundity"; the Jingling School